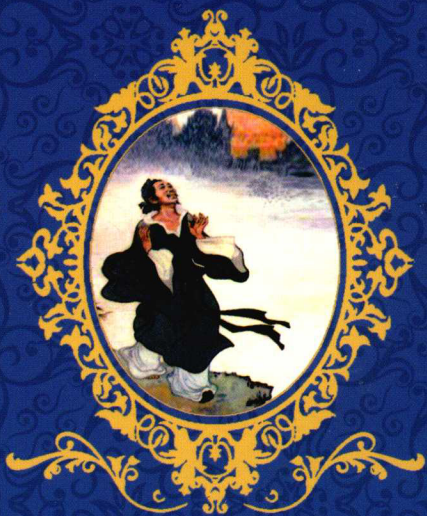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



儒林外史

[清] 吴敬梓◎著

林斤澜◎改写

教育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阅读

中国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
鲁迅称它是和《史记》一样伟大的文学巨著

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嬉笑怒骂的锐利笔锋
生动描绘了科举时代的滑稽众生相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文化部原部长
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
王蒙推荐

中小學生課外必讀文學經典



儒林外史

[清] 吳敬梓◎著

林斤瀾◎改寫

南方出版傳媒

花城出版社
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儒林外史 / (清) 吴敬梓著 ; 林斤澜改写. -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1

(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7828-4

I. ①儒… II. ①吴… ②林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6614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秦爱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视觉传达

书 名	儒林外史 RU LIN WAI SH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1.125 1 插页
字 数	190,000 字
版 次	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 讽刺之书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写道：

……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，乃秉持公心，指撻时弊，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；其文又感而能谐，婉而多讽：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。

这几句话“足称”简要中肯，把里外上下都说透了，那“尤在士林”的“时弊”又是什么呢？看来实一点就是八股科举制度，虚一点是理学家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那一套了。可又各个不一：可憎、可耻、可厌、可怜、可笑、可气、可玩……人各一面，事各一方，组合起来简直是讽刺系列。

弥漫在士林中的是虚伪、愚昧、欺诈、钻营、荒唐和游荡……眼见世风日下，内心并不甘愿，可又寻不着出路，只能在“儒学”中打转转，不外乎鼓吹“礼乐”、

“兵农”的理想。这种理想无法脚踏实地，文学描写也只能概念化，比起据实的讽刺对象来显得僵硬了。“礼乐”方面已是敷衍，“兵农”方面更不可取了。这部书只好“足称”讽刺小说了。

这部书的结构上有个特点：“虽云长篇，颇同短制。”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，也没有衔接前后的故事。各色人等，略借个由头，在读者面前出现。或多或少有点什么事，事情一完，从此不见。但，主题是一个，人来人往，波平波起，总是一个状态的面面观。这结构可以有长篇的气度容量，可以有短制的精悍灵活，那么兼而得之岂不是最好的形式？还是看看鲁迅先生的意思吧：“但如集诸碎锦，合为帖子，虽非巨幅，而时见珍异，因亦娱心，使人刮目矣。”

现在的多集电视剧，分连续剧与系列剧两种，很可以移用过来，把长篇中的这一种叫做系列小说。俄罗斯名作《猎人笔记》也是成功的先例。若弄一个人物招呼前后好比历史见证人，或用第一人称表示亲身经历，好像更妥当，实际不重要。或者同一主题同一思路同一观点倒是必需的。

书中如马二先生如范进各有大段精彩文字，马二的热肠，范进的寒酸，叫人同情。而马二的迂，迂到可笑。范进的伪，伪到可厌。都刻深现活，但细看文字，竟无一贬词，也没有褒语，这热这寒、这迂这伪，都从哪里

出来？这样的讽刺，就不是皮肉上的事了。什么叫笔力，这是大手笔。这书各处大段文字中间，往往插入一个小场面，一点世态，一些做派，一种口吻，仿佛上下不相干，来去不关联，其实是“珍异”。到了紧要地方，发生了传世的佳话，往往不过一个手势，一哭一笑，一声叹息。印象中满纸氤氲，查文字不过几句几个字。若问这传世的魅力怎样发生的？还不就是那些不相干的相干了，不关联的关联了。俗云风马牛，其实在大自然中，风马牛也浑然一体。

这书也有长篇的通病，后半部疲软。书中还可见出前边多“自所闻见”，后来落入空头的理想，就文学写作来说，也是走进了误区。

林斤澜

目 录

序 / 1

- 第一回 王冕画没骨花卉 / 1
- 第二回 周进哭晕在贡院 / 11
- 第三回 范进笑疯在集市 / 27
- 第四回 监生临终伸两指 / 41
- 第五回 贡生行诈吃片糕 / 62
- 第六回 才女制义难新郎 / 72
- 第七回 莺脰湖上人头会 / 84
- 第八回 马二先生游西湖 / 100
- 第九回 湖上诗会众名士 / 132
- 第十回 发阴私诗人挨打 / 152
- 第十一回 鲍文卿够个义民 / 169
- 第十二回 做亲事谎话连篇 / 190
- 第十三回 选家名士雅公子 / 206
- 第十四回 慎卿风流评旦角 / 224
- 第十五回 少卿携妇游山冈 / 237
- 第十六回 庄征君蝎子螫顶 / 260

第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/ 269

第十八回 沈琼枝独闯秦淮 / 289

第十九回 玉辉称女死得好 / 305

第二十回 凤鸣岐包打官司 / 316

第二十一回 添四客高山流水 / 333

第一回 王冕画没骨花卉

元朝末年，有一人姓王，名冕，在诸暨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他母亲做些针指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啊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；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了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；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。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，便是七泖湖。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



十分阴凉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玩耍，不必远去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，每日早上，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，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门来，母亲替他理理衣服，口里说道：“你在此须要小心，休惹人说不是；早出晚归，免我悬望。”王冕应诺，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，每到黄昏，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，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，递与母亲。每日点心钱，他也不买了吃，聚到一两个月，便偷个空，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^①，就买几本旧书。每日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阴树下看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，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黄梅时候，天气烦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，浓云密布，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，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山上，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似的，尤其绿得可爱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看了一回，心里想道：“古人说，‘人在画图中’，其实不错。

① 闯学堂的书客——到私塾、学堂卖书籍文具等的流动商贩。

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，把这荷花画几枝，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：“天下哪有个学不会的事，我何不自画几枝？”

正存想间，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^①，挑了一担食盒来，手里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，来到柳树下，将毡铺了，食盒打开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，两人穿元色^②直裰，都有四五十岁光景，手摇白纸扇，缓步而来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，来到树下，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。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；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开口道：“危老先生回来了。新买了住宅，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，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，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，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^③、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，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，哪一个不敬！”那瘦子道：“县尊是壬午举人，乃危老先生门生，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：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，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，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，这一

① 夯（bèn）汉——剥削阶级对体力劳动者的蔑称。夯，这里同“笨”。

② 元色——黑色。清代避玄烨（康熙）的讳，改为“元”。

③ 太尊——明、清时地方行政区划分省、府、州、县，府的长官叫知府，地位略同于古代郡的太守，所以谥称为太尊。



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，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，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，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那瘦子道：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：“听见前日出京时，皇上亲自送出城外，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着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；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，到处玩耍，惹得乡下孩

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，又是买办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、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哪个不晓得！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^①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。在下半个月后，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，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克扣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

① 册页——装裱成册的单页小件字画。



作问候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。次日，备了一席酒，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，酒过数巡，危素道：“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，是古人的呢，还是现在人画的？”时知县不敢隐瞒，便道：“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，叫做王冕，年纪也不甚大，想是才学画几笔，难入老师的法眼。”危素叹道：“我学生出门久了，故乡有如此贤士，竟坐不知^①，可为惭愧。此兄不但才高，胸中见识，大是不同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？”时知县道：“这个何难？门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约。他听见老师相爱，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危素，回到衙门，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过来，一五一十向他说了。王冕笑道：“却是起动头翁，上复县主老爷，说王冕乃一介农夫，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：“老爷将帖请人，谁敢不去！况这件事，原是我照顾你的，不然，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？论理，见过老爷，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！如何走到这里，茶也不见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，不肯去见，是

① 竟坐不知——意思是竟然犯了不明情况的过错。坐，犯罪的意思。

何道理？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！难道老爷一县之主，叫不动一个百姓么？”王冕道：“头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，老爷拿票子传我，我怎敢不去！如今将帖来请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愿去，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！票子传着倒要去，帖子请着倒不去，这不是不识抬举了？”秦老劝道：“王相公，也罢，老爷拿帖子请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同亲家去走一回吧。自古道，‘灭门的知县’，你和他拗些甚么？”王冕道：“秦老爹！头翁不知，你是听见我说过的。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^①么？我是不愿去的。”翟买办道：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，叫我拿甚么话去回老爷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，王相公又不肯；若不去，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，亲家回县里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，只说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来，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：“害病，就要取四邻的甘结^②！”彼此争论了一番。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，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，送与翟买办做差钱，方才应诺去了，回复知县。

① 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——段干木，战国时人，魏文侯请他做官，他跳墙跑掉以示清高。泄柳，春秋时人，鲁穆公请他做官，他关门不见以抬高身价。

② 甘结——官府强迫与某一案件有关的人承认或保证某事属实，否则“甘愿”受罚的一种文书。



知县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厮哪里害甚么病！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，着实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，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，我若不把他叫了来见老师，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，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胆见我，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，却不是办事勤敏？”又想道：“一个堂堂县令，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道：“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，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^①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”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也不用全副执事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，翟买办扶着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响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着拐杖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哪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哪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。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

① 志书——地方志。有县志、府志、省志等。

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扶着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，树木堆满山上。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。”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罢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知县去了。

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执意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”王冕道：“老爹请坐，我告诉你。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甚么要相与他？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；危素恼羞成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放心不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儿，你历年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